

潘彼得

潘
彼
得

梁 葉
實 公
秋 超
譯 校

Peter Pan
and
Wendy

By
Sir J. M.
Barrie

潘彼得

一九二九年十月初版 二千冊

實價一元

原著者 Sir J. M. Barrie

翻譯者 梁實秋

發行者 新月書店
上海望平街

所	版
有	權

序

葉公超

彼得與文黛 (Peter and Wendy) 是一九一一年出版的，在原劇潘彼得，或名，一箇不願長大的孩子 (Peter Pan, or The Boy who Wouldn't Grow Up) 風行後之七年。潘彼得初次表演是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廿五日，在倫敦樂刻侯爵劇院 (Duke of York's Theatre)，後即風行於美德法奧等國。自那年起直到現在，至少倫敦與紐約每冬在耶穌聖誕的前後必演此劇。二十多年來的沿襲，在劇界與一般小孩的希望中，潘彼得的表演無形的已變成了那聖節的一部分。以受社會多數永久的歡迎而論，就是沙翁的戲也未必能與之同日而語。

按巴利在未寫潘彼得劇本之前，已有兩本兒童小說的著作：一為

Tommy and Grizel. 1900 (即 *Sentimental Tommy* 之後部)，一為 *The Little White Bird*. 1902。在第一部裏面，作者提到一部為兒童看的新書，他說這部書是『關於一個迷失了的小孩兒的幻想。這孩子的父母尋着他在深林中獨自的喜唱，因為他自己以為他如今便可以永久做小孩子了；他怕的就是他們來捉他回家，強逼他長成大人，因此他遠遠的瞧見他父母來了，便更向深林中逃去，此刻他一定仍然在那裏跑着，一面不斷的歡唱，因為他是永遠做一箇小孩子了。』在第二部，小白鳥裏，潘彼得已現身於世，可惜在第八章末了竟遁逃而去；此時讀者雖然無從查問他的下落，但也相信他是不會長大的了。後來作者將此書中之六章擴充為肯星吞花園中之潘彼得 (*Peter Pan in Kensington Gardens*)，也就是本書的前身。我想那時候讀過小白鳥的兒童，在他們的夢中總不免再與潘彼得相見，見後必定是一致的央求他回來，回來再告訴他們和他們那班

想像較鈍的父母，那永無島裏還有些什麼新奇的東西。我們都知道潘彼得後來確然回來了，但是我不能不給讀者說一說那樁回來的故事。

據巴利一位知己的朋友說，巴利寫小白鳥時正住在蘭士持花園（Leinster Gardens）那邊；每日少不了經過肯星吞花園。有一天，他正走過那裏的時候，看見草地上四個很可愛的小孩兒在那裏一道頑耍。他們自己創造他們的遊戲，背着他們保姆的面，也就不理會什麼了。巴利止步在那裏望着他們玩；他們看見這個有小黑鬍子的大人對於他們不但來干涉，並且還笑熙熙的對着他們看，他們便都走過去拉他來一起在草地上玩，如是他們五箇人一直要到掌燈的時辰；回家去不料他們都是同路的，後來走到了家巴利才知道他們都是他的鄰居，就是他相識的戴非士先生的小孩子（Mr. and Mrs. Llewellyn Davies），內中有一個男孩子名叫彼得。後來巴利差不多每日總抽出些時間來和他的小朋友玩

要。不久，他們的父親便對他們說：『巴利伯伯是一位戲劇家，他寫過一齣小孩子的戲，叫做潘彼得，都是教小孩子不要玩得太多了。』他們心裏自然都知道末了一句是爸爸的老套；巴利伯伯自己那樣喜歡玩，怎麼還會不叫小孩子玩呢！第二天他們便包圍了巴利，定要他把潘彼得的故事一一的說給他們聽，否則不讓走。巴利講完了之後，他們才曉得他們自己一箇一箇都在戲裏面，還有他們另外一位小朋友叫阿麗思 (Alice)，她也在內。阿麗思就是著名詩人亨理 (W. E. Henley) 的小女，她想稱呼她父親的朋友做 'Friendly'，但只能說出 'Y'only' 來，所以文黛就因此而成名了。

雖然本書是故事的格式，但與原劇中之事實與精神無異。我相信看完了本書的人，都不免盼望有看原戲的機會，同時，看過原戲的人也應當一讀這本故事，使得先前的印象更加深刻一層。潘彼得可說是近

代宗教戲劇方面的一種大貢獻：這劇的目的是要表現宇宙間那種永恆的兒童精神；所以潘彼得就是『永恆』的象徵；他重新提醒我們，這世間的主人還是青春的大地和童兒的幻夢；生長，無論在任何生活中，委實不過是一條日暮的窮途，一齣天演的悲劇。這句話大概對於新舊的女子都無需十分解釋；雖然多半的女子仍情願先拏她們前半生的眼力去掩蓋她們生長的表記，這也當然不能不說是男子的罪惡。宇宙間萬物之動靜盛衰都是一種永恆的生力的表現；宗教家說這種連續不斷的生力就是上帝，科學家說宇宙的秩序皆有天然的實力在那裏維持的；無論是上帝，或是科學，這種永恆的生力在我們眼光中就好像是潘彼得的精神——一種永長而不長成的東西。我想，人生唯一最重要的原力就是兒童時代那種放任的頑耍精神；假使人類一旦失去了這種原力，這宇宙間便沒有我們人的地位了。我們大家都經驗過在頑耍

時的快樂，或是想念頑耍的快樂，因為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不知不覺便頑耍起來，可惜我們成人之所謂頑耍當然不能和潘彼得一樣；他才是代表純粹頑耍精神的結晶，我們不過偶爾有這種的衝動，但已不能完全享受頑耍的快樂了。

有一位德國的哲學家曾經說過，藝術是人類對於任何工作感覺快樂的表現；藝術家，在這位哲學家的眼光中，就是有相當的意願和毅力來表現他那快樂的人。潘彼得能敢於忘却這個實現的世界，能永久從頑耍中來表露一種永恆的快樂，能精通生而不長的神術，我們這般由生而即死的動物，在這裏遇着他的現身，大概總難免有說不出的感覺了。記得法國著名畫家柯樂 (Corot) 在他日記中有如此一段：『我每天所求於上帝的，就是要他永遠留着我做一個小孩子，使我能夠用一個小孩子的眼睛來看和畫這個世界。』兒童是不知不覺的生活的藝

術家，成人至多能像柯樂和巴利一般——做個藝術的藝術家而已。

己巳重陽序於北平藤荷西館。

目 錄

第一章	彼得的出现.....	一
第二章	影子.....	一九
第三章	走罷，走罷！.....	三九
第四章	飛航.....	六九
第五章	島的實現.....	八九
第六章	小屋.....	一一三
第七章	地下的家庭.....	一三五
第八章	鯨人的珊瑚湖.....	一四九
第九章	永無島.....	一七七

第十章	快樂家庭……………	一八三
第十一章	文黛的故事……………	一九七
第十二章	孩子們被捉走了……………	二一五
第十三章	你信仙嗎？……………	二二五
第十四章	海盜船……………	二四一
第十五章	『這回我和 <u>胡克</u> 分個死活』……………	二五七
第十六章	回家……………	二七九
第十七章	文黛長成之後……………	二九七

第一章

彼得的出現

所有的孩子，除了一個以外，是都要長大的。他們不久便都曉得他們是要長大的，文黛是這樣纔曉得的。有一天，她不過纔兩歲，正在花園裏玩耍，摘了一朵花，拏着跑到母親跟前。她的樣子一定是很歡喜的，因為達林夫人把手按在心口上嘆着說：『啊，你爲什麼不能永遠這樣呢！』她們沒有再多說什麼，但從此以後文黛曉得她是一定要長大的了。你兩歲以後，你總會曉得的。『二』是終局的開始。

她們住在門牌十四號，文黛未生之前，母親當然是最主要的人。

她是一位很可愛的夫人，有一顆浪漫的心，又有那樣一個甜蜜而嘲笑的嘴。她的那顆浪漫的心，好像是從神祕的東方運來的小匣似的，打開一層還有一層，無論你發現多少層，裏面總是還有一層；她的那個甜蜜而嘲笑的嘴，上面有一個吻是文黛所永遠不能得到的，雖然十分明顯的就在嘴的右角上。

達林先生是這樣娶得她的：當她還是一個女孩子的時候，有許多先生們那時不過是些男孩子，他們同時發現他們都是愛她，除了達林先生以外他們全都跑到她家裏去求婚，而達林先生却雇了一輛車，先到了，於是他娶得了她。他整個的得到了她，除去她的最內層的心匣和她嘴上的那一吻。他從來就不知道那心匣，至於那一吻，他日久也就灰心了。文黛想拿破侖大概可以得到那一吻，不過據我懸想，可以想見他試求接吻的樣子，一定是終於盛怒而去，砰的一聲把門闔上。

達林先生常常喜歡向文黛誇口，說她的母親不但愛他而且還敬重他。他是懂得股票一類的事的一個很淵博的人。股票的事當然是誰也不懂的，但是他好像很懂，他時常說股票漲了股票落了，他說的時候那種神情足以使任何婦人都得敬重他。

達林夫人嫁的時候是穿的白色衣服，最初她寫家用的賬寫得很好，並且很快樂的，如同鬧着好玩一般，即是一顆小菜芽都不會忘掉；但是後來漸漸的整棵大菜花都漏記了，賬本上面却發現了許多沒有面貌的小孩子的像。這是她應該加賬的時候畫的。這是達林夫人的一些猜想。

文黛頭一個來，再後約翰，再後邁克兒。

文黛生後一兩個禮拜，他們能不能留養她還是一個疑問，因為她是又一個待餵的嘴。達林先生是非常的把她認為得意的，但是他是很

正經的，他坐在達林夫人的床沿上，拉着她的手，細算要用多少開銷，她怪可憐的望着他。她願無論如何就冒個險，但是他不如如此；他要擎一枝鉛筆一張紙細細打算，假若她說話擾了他，他還要再從頭上算起。

『別擾我』，他求她說。

『我現有一鎊十七先令在此地，還有二先令六辨士在公事房裏；我可以取消公事房的咖啡，作為十先令，得兩鎊九先令六辨士，再加上你的十八先令三辨士得三鎊九先令七辨士，我的支票簿上還有五鎊，共得八鎊九先令七辨士，——誰在那裏？——八九七，小數點過七——別說話，我的愛——還有你借給來到門口的那個人一鎊——別說話，孩子——小數點過孩子——看！叫你給擾亂了！——我是不是剛說九九七？對了，我剛說九九七；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能不能以九九七過

一年？」

『我們當然能，喬治』，她說。她是偏袒文黛，他確是兩人裏較有主意的一個。

『別忘了耳腺炎』，他幾乎威懾的警告她，於是又算下去。『耳腺炎我寫下了一鎊，不過我敢說一定要費到三十先令——別說話——麻疹一鎊五，德國疹半幾尼，共合二鎊十五先令零六——別搖動你的手指——百日咳，算十五先令』——如此計算下去，每次算得的數目總是不同，最後文黛總算度過了難關，耳腺炎減到十二先令另五，兩種麻疹做爲一種看。

約翰生來也有同樣的恐慌，邁克兒更比較的險；不過這兩個也都收養了，並且不久你還可以看見三個孩子排成一隊由保姆伴着到福爾孫女士的幼稚園去。